

## 樱花盛开的时节

□胡慧英

白居易在《春风》中写道：“春风先发苑中梅，樱杏桃梨次第开。”春风像军旅的《起床号》，把熟睡于温暖的大地被子下的根一一催醒，梅花是第一位被春风惊醒的，它是春天的先知先觉者，在每于寒未尽、春天似来非来的时节，梅花赤裸于空中的树枝打了几个寒颤，以一己之力挺身而出，奋力撕破严冬那道禁锢生命蓬发的防线，紧随着樱花、杏花、桃花、梨花抖了几下胳膊，紧张而忙碌地穿上它们的花衬衫、花裙子，接踵而至地闪亮登场。

樱花一开，那春天真是一天比一天有了底气，天空像一方纯色的锦缎，上面绣满了盛放的樱花，空气里弥漫着樱花的气息，此时，阳光和春光交织一起，似乎在较劲，又像是言和，春光在花攒锦簇的樱花的映衬下，越发的明媚，使温暖的阳光也自愧不如了。

三月下旬的樱花是整个樱花家族的庆典期，满树的花开，如霞如霞，如梦如幻，一层层、一叠叠，一边开一边落，在天为雪，在地为霜，此时的樱花家族真是气贯长虹，声势浩荡，春光之主非樱花家族莫属了。在樱花的大家庭里，相比于花瓣红润重叠、富贵气太浓的八重樱和傲气十足的菊樱，我更喜欢白色或带有一丁点粉色的樱花，素淡灵俏，无邪

内敛又不乏浪漫气息，像书香浸染大的少女，终究赢在气质上，这样的樱花常使我联想翩翩，遥想古代第一才女蔡文姬的年少时光，浸润在她父亲藏书数万的书香里，满腹诗书又洽闻博见，这样的少女怎不令一代枭雄曹操年轻时视之为仙女下凡、高不可攀？再从蕙质絮才的谢道韞、才隽华瞻的李清照到林下之风的林徽因，她们的少女时代无不在这清纯无比的樱花，静谧而典雅。

樱花于日本是国花。春天，日本列岛自南而北，天空和大地都洒在樱花的淡粉色里，樱花见证着一代代日本人的生活，日本也将情怀寄托于樱花灿烂而短暂的生命中。古往今来，日本民族咏樱诗篇数不胜数，著名的俳句诗人小林一茶写道：“娉婷红尘苦，樱花自绽放”，“樱花树之下，没有陌路人”；与谢芜村道：“春天的末尾，在樱花上，依依不舍。”我第一次知道世上有樱花，且樱花是日本的精神象征，还是从高中教科书里冰心的散文《樱花赞》得知的。冰心在文章开头写道：樱花是日本的骄傲，到日本去的人未到之前，首先要想起樱花；到了之后，首先要谈到樱花。你若是在夏秋之间到达的，日本朋友们会很惋惜地说：“你错过了樱花季节了！”你若是在冬天到达的，他们会挽留你说：“多呆些日子，等看过樱花再走吧！”总而言之，樱花和“瑞雪灵峰”的富士山一样，成了日本的象征。这段美得让人心悸的文字竟让我几十年间难以忘怀，每当樱花盛开，无论站在远处，还是站在樱花树下，总会想起冰心笔下的樱花。

樱花盛开时节，日本普通的民众从囿于困囿的严冬走过，迎来了蓬勃自由的春的新生和欢乐，同时也感受到了“人生美好且短暂”的凄苦和壮美。不知是花通人性还是人同花性，从晋唐到民国，从李煜到苏曼殊，中国的诗人们借樱花喟叹的也是白驹过隙人生短暂的无奈和美人迟暮英雄末路的苍凉。樱花在春风里孕育，在春风里绽放，又在春风里败谢，生命何尝不是一季的花开花谢？

今日惠风和畅，明日可能又是春雨滂沱，樱花在这种暴暖乍寒忽风忽雨的折腾中，过不了几天就纷纷瓣落了，如女儿脂泪沾地成霜。每每看到一夜风雨过后满地掉落的樱花，心里总不免涌起莫名的伤感。一年一度的花开花谢，是树从不违约地向天地捧出的诚心。说实在的，我站在一棵樱花树前，感觉自己像幽浮于尘世的一粒灰尘，搜肠刮肚也搜不出在自己最好的年华里，能拿得出手的献给天地间的高洁而芬芳的礼物，不免感到自惭形秽了。

世间凡种种美好，如心志，如真挚，如亲情，瞬间即逝，易见难寻。樱花开，春已半，樱花落，春已老，当繁华的樱花转瞬化作尘泥时，于敏感细腻的群族来说，的确是一年中的伤怀日寂寥时，但每每想到没有落花哪有叶茂时，也就释怀了，花也许是不干涉叶的生长而选择在恰当的时机谢幕，花叶各安，岁月静好。

世间凡种种美好，如心志，如真挚，如亲情，瞬间即逝，易见难寻。樱花开，春已半，樱花落，春已老，当繁华的樱花转瞬化作尘泥时，于敏感细腻的群族来说，的确是一年中的伤怀日寂寥时，但每每想到没有落花哪有叶茂时，也就释怀了，花也许是不干涉叶的生长而选择在恰当的时机谢幕，花叶各安，岁月静好。

## 青葱伴时光

□王蕙利

旧时的乡村，不少农家都会在菜园的边角处，种上一垄青葱。先在松软的泥土里施足底肥，再用锄头抛挖一次，撒上葱籽，用耙子耙匀，并适量浇些水。不出数日，小青针似的葱苗便破土而出了。

柳枝吐芽时节的菜园，是青葱最嫩的时候。人一走近，目光便会不由自主地被那片带着地气升腾的绿色所吸引。那种天然的绿，绿得厚实、绿得清新、绿得透亮、绿得耀眼。若是晨光撒在上面，那份吸纳了雨露精华的黏稠绿意，似乎都能顺着湿漉漉的葱叶，直流泻成盈盈春水。

青葱，又名小葱、香葱或火葱。这种百合科多年生植物，因鲜美、清香、提味的特质，能让众多食材焕发出非同寻常的滋味。相比起茎秆结实、葱白粗长的大葱，它们少了些许霸道，却多出几分细腻，对于爱吃葱但又担心气味太冲的人来说，真是再好不过。亦因此，青葱在本地调味菜蔬中，始终稳坐头把交椅。

青葱，既是料理鸡鸭鱼肉等食材必须用到的去腥品，又是烹饪汤汤水水的菜式不可或缺或提味料。就连平时煮粥、下面，只要有了青葱，原本普普通通的一份吃食，不仅增香添色，还拥有了非凡的灵魂。

记得读书时的我，多少次沐着如烟似雾的春雨放学归家，临近院门时，湿漉空气中弥漫着的阵阵葱香，真让人有种难以言说的温馨感。

青葱的环境适应性强。刚工作的那段时间，我住在单位宿舍。发现即使在城镇，也有它们的生长空间。街上民居的院落里、石凳间、漏底的脸盆上，甚至矮墙空心砖上，只要有土的地方，哪怕仅巴掌大，都可见青葱的情影。

邻居间相互在天井里说个事、聊个天，笑声便在一簇簇青葱之间穿来荡去，风一样随意点缀着平凡而美丽的生活。

于我而言，诗意温情地生长在儿时印象里的青葱，早已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刚一搬进宿舍，便急着从单位后门的河边挖来一垄泥，填满几只破搪瓷碗。再将食堂做菜剩下的青葱，掐掉鳞茎后，将根连同葱白植入土里，顺手浇上水。不到一周时间，白色葱根便期期艾艾长出了乳牙似的绿点。

沐浴了几缕暖阳，葱苗便如乳燕求食般，跃跃然婆娑起绿莹莹的小手，精神抖擞地长高了。那仿佛新生婴孩一样的娇嫩葱叶，隐约可见里面汩汩流淌的汁液。让人想起往昔某个早晨，倏忽出现在窗棂上的带露嫩蔓。

在此后的日子里，大可安心享用那缕缕葱香。烧菜前，摘上三四根，或是切碎了，往碗里撒一点，让菜品好似染上点点绿色涟漪般鲜活不已；或是直接下锅，噼里啪啦一阵煸炒，任不胫而走的葱香，层层渲染出家的气息。

青葱与韭菜相似，是再生能力极强的一种蔬菜。只要不完全离开土壤，它们总能顽强地从根部抽出新叶，以窈窕身姿等待你的轻轻一掐。

去年上半年，因某段时间静默在家，得知小区里不少人家无葱可用，我便利用楼上空闲的露台，以花盆、泡沫盒搞起了“规模种植”。不仅供应自家所需，还不时馈赠邻里。

有了青葱随喜随乐的偎依，不单菜有了味道，日子也多出一份真情。

第717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essay@cnhb.com.cn